

· 口述军史 ·

参加援越抗美防空作战(下)

邓礼峰 口述 郭芳 整理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 军事历史和百科研究部 北京 100091)

六、奠边府战斗 旗开得胜

奠边府地区是美军飞机轰炸的重点之一,由于没有防空部队,所以敌机肆无忌惮地对工程部队进行频繁的轰炸、袭扰。工程兵第6支队下发的《敌情通报》讲:工程兵第6支队第35大队在修建12号公路的奠边府至平原段的10个月中,被炸81次,敌机投下的重磅炸弹达1800余枚,还有大量的火箭弹、钢珠弹等。1966年10月,敌机连续3天对奠边府地区的部队施工地段和驻地实施大规模的轮番轰炸和扫射,投下了各种炸弹近300枚。10月6日的一次空袭连续进行了2小时25分钟。奠边府至西庄段的施工地区,敌机几乎天天袭扰。为了阻扰和破坏我工程部队修建公路,还投掷了大量的定时炸弹。

奠边府北部的山区和丘陵比较有利于防空,所以越南地方政府机关及重要的军事设施、仓库等,均隐设在此。这里的北端有一座公路桥,被敌机炸断了,但河水不深,汽车可从河里开过,然而敌机时常来袭击过河车辆。为保护汽车渡河,我们中队决定在此布设火炮,给敌机以出其不意的打击。1967年3月29日,我们中队在此地布防后,几乎天天有美RF-101“鬼怪式”侦察机来侦察。我们天天跑“警报”,但是敌侦察机的高度均在5000米以上,对地面目标没有直接的威胁,所以不能打。我们一直保持着临战状态,白天主要炮手寸步不离炮阵地。阵地做了严密伪装,工事、交通壕上面种上草皮,火炮阵地的伪装每天早晨换,整个阵地新土不外露。

天天盼打仗。一直到第七天,4月5日的上午,等来了敌人的轰炸机。这天,天气晴朗,太阳高照,云淡风轻。“呜、呜——”9时11分,阵地上急促的战斗警报突然拉响了。雷达和远方的监哨,已经发现了目标——6架F-105轰炸机。霎时间,全连炮手各就炮位,炮身随即便灵活地转动了起来。

“7号方向搜索!”连长下达口令。

“发现目标!”敌机距我阵地约8000米时,两个黑点映入眼帘,我立即报告。敌机越来越近,在阳光照耀下,6个银白色亮点看得清清楚楚。前面两架,后面4架。前面两架飞机同样分成一前一后,与后面4架排成楔形编队,由防区左前方临空飞来。

“瞄准第一批第1架!”连长下令。

我和二炮手早已把第1架卡在瞄准镜的十字中央,稳稳地随机转动炮口。

敌机在距我阵地约5000米时,钻进了白云里。云彩很薄,但还是能看见它们,不影响瞄准。敌机沿我防区边缘从右至左环绕,看样子是在寻找攻击的目标。由于飞机多,“暴音”震耳。不一会儿,前面两架敌机开始下降高度,准备俯冲、投弹了。

我们沉着地死死瞄准第1架敌机,当射击距离压缩到2500米时,“放!”连长下令。

顿时,“轰隆隆”的炮声惊天动地。高炮和高射机枪弹直扑敌机。第1架敌机还未来得及投弹,就中弹起火,拉起长长的浓烟,歪歪扭扭地坠入北面大山里去了。

跟在后面的第2架飞机,惊慌失措,仓皇逃窜。

由于事发突然,后面的4架敌机,还在沿着前面飞机的航路下滑飞行。

“瞄准第1架!”连长又下令。

我迅速转移炮口,又瞄准4架敌机中的第1架。当敌机飞临我阵地3000米上空时,

“放!”连长下令。

“轰!轰!……”各炮发出长点射,怒吼的炮弹和机枪弹包围了这架敌机,将其击落。顷刻间,其它敌机队形乱了,纷纷爬高、仓皇逃命。

“瞄准最后一架!放!”连长急忙下令。

我们立即转移炮口,瞄准最后一架。全中队的高炮、机枪追着最后一架打,敌机拖着黑烟,拼命逃窜。

这次战斗历时5分20秒,由于作战准备充分,打得干脆利落,取得了击落敌机两架、击伤敌机1架的辉煌战果。这是我们中队进入奠边府后的第一仗,战果重大。战后,受到了支队首长和越南西北军区首长的表扬、昆明军区的嘉奖。

当天下午,躲在山里的许多越南民众纷纷出山来到我们的炮阵地下面。吴凤良指导员要我去动员这些越南民众离开。我去劝说时,他们个个脸上带着笑容,伸出大拇指“打得好!打得漂亮!”

我问他们“白天出山来,怕不怕敌机呀?”

他们异口同声地回答“不怕了,有中国人民解放军保护了。”我再三劝说“你们在这儿,敌机来了不安全,会影响我们打仗,请你们回去吧。”最后他们才离开。

七、“4·9”战斗 再夺胜利

当天晚上,我们即向新阵地转移。新阵地位于奠边府丘陵西部,在奠边府公路的西面,离12号公路奠边府北端被炸断了的公路桥不远。奠边府首战告捷,打得痛快,打得过瘾。大家的战斗情绪更加高涨,原来有的“30年代的火炮,能否对付60年代美国现代化飞机”的疑虑一扫而光。

转移行动中,各连按既定顺序连与连行动时间相隔1小时,以便交替掩护,防止敌机袭击。我们连最后撤出阵地,1个多小时后即顺利进入了新阵地。进入新阵地后,根据中队首长指示,抓紧做好一切战斗准备,同时认真总结前两次战斗的经验。大家一致认为,用旧式高炮与美国的先进飞机战斗确实很困难,但是,关键在于我们的思想认识,有什么样的武器打什么样的仗是我军的传统,用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之敌是我军的优长。只要我们树立起敢打必胜的信心,尽管我们火炮性能落后,力量弱小,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我们完全可以将装备优势的敌机打下来。

吴指导员根据中队首长“全体指战员要戒骄戒躁,再接再厉,做好打大仗、打硬仗、打恶仗和连续作战的准备”的要求,进行深入的战斗动员。全连又掀起了一个学英雄、争当英雄、歼敌立功的竞赛高潮。我们班里也掀起了“人人做到不怕苦、不怕累、不怕死、英勇作战、立功当英雄”的活动。此后,大家不仅军事训练更加刻苦认真,而且班里的苦活、累活、脏活和重活都抢着干。全班十分团结,战斗情绪非常高昂。

4月9日下午,天气晴朗。明澈的天空中,只有西边高高飘浮着几朵白云。能见度达到十二三公里远,这是敌我求之不得的好天气,预示着战斗即将来临。果然,16时25分,4架美机(F-4C型战斗轰炸机)分两批——第一批两架,第二批两架——均成“一”字队形从南边向奠边府逼近。敌

机摆出一副过航的架势,以 6000 米的高度,大摇大摆地飞掠奠边府平原上空。

中队长识破了敌机的诡计,果断地给各连下达了“严密监视敌机返航,集火打第 1 架,转火打第 3 架”的战斗命令。

不出所料,敌机飞过奠边府上空后,突然右转弯 180 度,利用西部天空的云块和阳光作掩护,攻击奠边府北端的公路桥。敌机飞临桥的上空时,成一路纵队,向桥鱼贯俯冲攻击。由于我们早已瞄准敌机。当第 1 架敌机临空 2700 米时,

“放!”连长下令。

“轰!轰!”高炮、高射机枪一齐怒吼,猛烈射击。只见一个点射,将第 1 架敌机击落了。其它敌机纷纷爬高,仓皇逃命。

“瞄准第 3 架,放!”连长又下令。

我赶紧转移火力,瞄准第 3 架,狠狠地打。

敌人误判我们的炮阵地还在原来的地方,所以来偷袭这座断桥。狡猾的敌人失算了,偷袭不成,反吃了不少炮弹,落得个空中开花和狼狈逃窜的下场。

这次战斗历时 2 分 30 秒,打得干净利落,速战速决,获得击落敌机 1 架、击伤敌机 1 架的重大战果。战后,我们又获得了上级的表扬。

在奠边府的 5 天之内,连战连捷,一次又一次地沉重打击空中来犯之敌。这一下,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奠边府的越南人民中的威望可高了。4 月 9 日当晚,我们撤出阵地,向东转移。当炮车在公路上行驶时,成群结队的越南老百姓手持火把为我们照明,公路上像过节一样热闹。

连长指示我们:公路上越南群众多,车速减慢,注意安全,车、炮千万不能碰伤群众。越南群众看到车、炮,十分好奇,有的人还用手摸摸。他们边走边唱《解放南方战斗进行曲》,这首歌当时在越南广为流传,从老人到小孩,人人会唱。我在越语学习班也学唱了这首歌。这首歌的词和曲都很好,慷慨激昂,很有战斗激情,鼓舞士气,反映了越南人民万众一心,同仇敌忾,坚决打败美国侵略者,解放南方的坚强决心和信心,唱出了越南人民的心声。

与越南群众同行的大约八九百米远,我们就要离开公路,驶入便道,向丘陵中的炮阵地开进。分别时,许多越南群众站在公路上,高举火把,频频挥手,向我们致意、告别,久久不愿离开。越南人民群众自发地、情不自禁地与我们共同欢庆胜利、享受战斗胜利喜悦的感人情景,我至今记忆犹新。

八、“5·18”应战 战果欠佳

炮车进入丘陵便道后,由于天黑,驾驶员打开了防空灯。向东行驶了约三四公里,来到了新阵地的山脚下。天黑,上阵地的坡又比较陡,全连便集中力量,一门门地将火炮推拉进阵地,1 小时后 6 门火炮全部就位。各班随即转入战斗准备,着手构筑工事、火炮伪装、挖交通壕等。个个干得满头大汗,到天亮之前,战斗准备完成。

敌机在奠边府两次遭到我地面防空火力的打击后,不敢轻举妄动,开始加强对这一地区的侦察活动,他们天天向这一带派出 RF-101 侦察机,我们把这种侦察机叫作“鬼怪式”,为什么这么称呼呢?因为它不仅能平飞侦察,还能侧身侦察,而且机翼和机尾可以变换形状。从地面观察,这种飞机在天空不断变形,活像个妖魔鬼怪。RF-101 侦察机性能好,可全天候实施侦察。敌人有时一天侦察一次,有时一天侦察几次;不仅白天侦察,晚上也来侦察,我们有时候一个晚上要跑两三次“警报”。

敌侦察机一般飞行高度都在 5000 米以上,打不着,不能打。但是,它一来,也得跑“警报”,不

能有丝毫怠慢,怕它后面跟有轰炸机。有时候刚跑上阵地,它已经掠过阵地上空了,只听见“暴音”,看不到飞机。然而,只要有空情,都得跑“警报”,百倍警惕,长备不懈。我们的口号是:宁愿跑1000次错情,不能漏过1次真情。就这样度过了1个多月。

5月18日,奠边府的上空,天蓝蓝的,太阳普照大地,一朵云彩也没有,我们都在阵地工事里学习。9时03分,阵地上响起了“呜!呜!”的警报声。大家立即上炮就位。刚坐上炮,就看见两架F-4C轰炸机由北向南,低空飞行而来,高度约1000多米,“暴音”震耳欲聋。

我立即捕捉到了目标,瞄准镜里只见两架敌机平行飞行,间距很近。按照规定,应该瞄准第1架。但敌机飞临的是阵地侧翼,第1架在阵地外侧,而第2架靠近阵地内侧。仿佛只在一瞬间,连长下令了:“瞄准第2架!”

我赶快移动炮口,瞄准第2架。

连长紧接着下了开火命令:“放!”

“轰隆隆!”炮弹齐发,可敌机已离开了。二炮手追着敌机屁股打了一个长点射,两架敌机尾部中弹,拖着黑烟飞走了。

这一仗,打了我们一个措手不及。战斗历时十几秒钟,虽然击伤敌机2架,但没有击落敌机,战果不太理想。我们坚持打歼灭战的作战原则,不打则已,打则必歼。大家对这一仗,很不满意。由于我们的炮阵地伪装严密,敌侦察机一直没有侦察到我炮阵地的具体位置,所以改变了手段,采取低空偷袭的办法,进行火力侦察,同时又改变了以前的入侵航路。美军的飞机场在南越,应从南方或东方的航路入侵奠边府,因此中队前方地空监视哨,设在奠边府的东南方向几十公里处。这次敌机入侵的航路却转到了北方,所以我们的前方地空监视哨没有预先发现空情,加之敌机低空飞行,雷达也未提前发现目标,所以完全出乎我们的意外。当阵地观察员听到“暴音”和发现敌机时,敌机已经快临空了。于是,仓促应战,有点手忙脚乱,不但战果不佳,还中了敌人“火力侦察”的诡计。当时空情紧急,敌机又低又近,看起来很好打,实际上难打。等决定打第2架时,飞机已从阵地翼侧临空了,侧射打击时,敌机又离远了。我们总结教训,分析认为:战果不佳,还把阵地给暴露了,这一仗,不该打。

九、“大将山”战斗 意外获战果

5月18日晚上,我们向“大将山”预备阵地转移。明月当空,满天的星星一眨一眨的,像无数只眼睛俯视着我们。从老阵地撤出,一路车行进入新阵地,行动顺利。火炮进入阵地后,大家进行战斗准备,干得十分起劲。大约凌晨4点钟,突然从南面传来“轰”的一声巨响,“敌机!”大家立刻直起身来,注视天空,侧耳细听。过了一会儿,连长传达“刚才的响声,是一连挖交通壕挖到了1枚地雷,炸死1人,重伤2人,轻伤2人。这枚地雷是50年代初法国侵越军队埋下来的。”他要求:“各班都点马灯照明,挖工事和交通壕一定要注意安全,小心地雷。”天亮之前,我们完成了一切战斗准备。

“大将山”位于奠边府北部丘陵之边沿,东南西三面是平原,是伸向奠边府平原最深的一个山头。站在山头上,可以环视整个奠边府平原。这座山是个战略要地,1954年奠边府战役时,中国援越军事顾问团团团长韦国清和越南人民军总司令武元甲等高级将领,就住在山里指挥作战,“大将山”的名字也由此而来。韦国清是奠边府战役的总顾问,在北越人民中的威望很高,奠边府人民说起韦国清,就竖大拇指。

转移到“大将山”及其附近地区布防后,中队首长指示:认真总结“5·18”战斗经验教训,时刻警惕敌机突然袭击,做好“打大仗、打硬仗、打恶仗”的准备。大家研究认为:敌机在奠边府的袭击

活动遭到连续打击后,改变了战术,空袭行动更谨慎了,不敢像以前那样猖狂和肆无忌惮了,我们必须根据敌机活动的新特点、新战术,采取新的对策和措施,做到敌变我变,变在敌前,才能获得以后作战的胜利。

越南地处亚热带,气候炎热、多雨、潮湿。一年分两季,5月至9月为雨季,雨季不但雨多,而且高温、闷热、湿度大。10月至次年4月为旱季,旱季的降水量也有我国南方雨季时那么多。奠边府丘陵地区有三多:蛇多、蚂蟥多、蚊子多。雨季这三种东西更活跃,对我们的生活威胁很大。其中,威胁最大的还是蛇。三处阵地上,都遇见过蛇。在上一个阵地住时,有一天,三炮手阮朝金在床铺下发现了蛇。搬到“大将山”后,6月初的一天,凌晨4点多钟跑完“警报”回到帐篷睡觉,我忽然感到蚊帐紧绷绷的,好像顶上有什么东西在动,赶紧叫旁边的班长“班长!班长!我的蚊帐上可能有蛇!”班长抓起手电筒,照向蚊帐顶上,果然看见一条花蛇。我心惊肉跳,问班长“怎么办?”

“打!”二炮手孙成华抢着回答。

“不能打,现在不能打。等爬到地上,再打!”班长说。

班长用手电筒一闪一闪的照着蛇。全班人眼睁睁地看着这条蛇慢慢地从我的蚊帐上“游”了下去。等蛇下了地,预备炮手周本福提起一把砍刀,朝着它的“七寸”狠砍几刀,把它砍死了。等天大亮,周本福把蛇皮剥掉,洗得干干净净的,拿到炊事班去炖了一大锅蛇肉。蛇肉挺香的,我们班、排好多人来美餐了一顿。我不敢吃蛇肉,觉得恶心。这件事,现在回想起来,我心里还发紧。这个地方虽然蛇多,但蛇一般不主动攻击人。而蚊子、蚂蟥咬人厉害。尤其蚂蟥,不仅水田里有、陆地上也有(叫旱蚂蟥);不仅草丛里有,有的树叶上也有,我们搭的帐篷里也不少。我们身上到处都被蚂蟥咬过,甚至有人被蚂蟥钻到鼻腔里。蚂蟥虽然不会危及人的生命,但让人头皮发麻,让人烦恼。所以有的战友说“美国飞机咱不怕,就怕蛇、怕蚂蟥、怕蚊子咬。”

在这个阵地上驻防了1个多月,天天跑“警报”,但都是“鬼怪式”侦察机高空活动,没有仗打。三天两头的下雨,有时一天能下两三场暴雨。经常是一会儿狂风大雨,一会儿又出了红火的大太阳,天气变化无常,又闷又热。不打仗,心里烦。

6月22日,天空乌云密布。大家以为这样的天气敌机不会来。可出乎意料,从9点至10点半,敌人先后出动了F-105“雷公”式轰炸机3批8架,多次飞临阵地上空,进行试探性俯冲。由于能见度太差,敌机难以发现目标,只能望云兴叹,束手无策,嚎叫一阵后飞跑了。

下午1时左右,一阵狂风暴雨后,奠边府的天空放晴了,只有北部山区上空飘着几朵白云。

17时32分,“呜!呜!……”警报拉响了,我们立即上炮就位。

17时35分,敌F-105“雷公式”轰炸机从南方——西庄上空进入奠边府。第一批2架,呈“一”字形;第二、三批,各3架,呈三角形飞行。第一批的两架敌机首先向我们的上一个阵地俯冲,投下了两枚烟雾弹,浓烟扩散直径达200米左右,高达300多米,企图为后继敌机指示目标,同时给我地面防空力量造成观察、射击的困难。另外,敌机还对我方的雷达进行了干扰。从这批敌机攻击情况来看,敌人认为我们还在那个地方,今天是来报一箭之仇的。

第二批敌机紧接着对该阵地进行了轰炸。这两批敌机投弹后,沿北部山区飞走了。

连长传达了中队长的指示“敌机不进入有效射程,不打。一定要沉住气,没有命令,不准开火。”

就在这时,同样对该阵地俯冲、投弹后的第三批敌机,没有沿前两批敌机的航路返航,而是突然往右拐。这一拐,就拐到了我们的火力范围内,出乎意料的战机来了。

“瞄准第1架!”连长立刻下令。

敌机临近到2800米时,“放!”连长下令。

猛烈的炮弹扑向敌机!一个点射,击落了这批敌机中的第1架。随后的第2、3架敌机吓得拼命往上爬、往外拐。

“瞄准第3架!”连长又下命令。

我迅速提高炮口,瞄准第3架。

“放!”连长下令。

“轰!轰!……”我们一齐开炮,敌机拼命逃窜。

这次战斗,获得击落击伤敌机各1架的战果。回想起来,如果第三批敌机投弹后,按前面飞机的航路返航,我们就捞不着仗打了。敌人万万没料到,我们的炮火已在此等候多日了。他们一头撞过来,带给我们一个意外之喜。

十、南路阿河畔苦战 “雷公式”厄运难逃

敌机对奠边府北部地区轰炸的同时,也将奠边府南部地区作为袭击重点,对南路阿河桥梁(断桥)、渡口和西庄地区(通称“胡志明小道”)实施狂轰滥炸,以破坏、干扰我工程部队修筑公路。6月22日战斗后,傍晚我们即向南路阿河地区的预备阵地转移。车队行驶到奠边府平原中部时,天空电闪雷鸣,风雨狂作。当我们到达南路阿河新阵地时,雨虽然停了,但到处是水,道路很滑。

炮阵地积水到膝盖,全班战友先拿起洗脸盆将水排干,再动手推火炮。我们推的推,拉的拉,摔倒了再爬起来,等到火炮拉进炮位,一个个像泥人似的。虽然白天打了仗,又连夜转移阵地,已经很疲劳了,但战友们的情绪仍然很高,不停地挖掩体、筑工事、搞伪装、卸车、搬弹药箱、搭帐篷,忙个不停,争分夺秒地赶在天亮前做好了战斗准备。

鉴于近来敌机活动更频繁、更猖狂,为了加强奠边府地区的防空作战力量,中央军委命令昆明军区高炮第630团入越,开赴奠边府,和我们中队共同担负防空任务。

南路阿河新防区,位于奠边府平原的南部,河南岸高山连绵,不远处是西庄山口,与老挝交界,是12号公路的咽喉地带。河北岸是平原,我们的炮阵地就设在此地。防空的主要任务是:保护奠边府通往西庄的渡口安全,当时这里唯一一座桥梁已被敌机炸断了。

来到这里后,接连好几天都是阴雨天气。此地离1954年奠边府战役战斗最激烈的主战场和法军的总指挥部不远,于是,连里利用天阴的夜晚,分批组织人员去参观当年侵越法军的指挥部和奠边府战役的烈士陵园,悼念在战役中牺牲的中国烈士。我一走进烈士陵园,首先看到的是一块高大的纪念碑,上面刻着烈士姓名和战役概况。周围是一排排整齐的烈士陵墓,陵墓之间长满了野草。我默默地看着先烈们的墓碑,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为了越南民族解放事业和抗美救国斗争,我们的党、国家和人民付出了多大的代价,我们的前辈和我们这一代,作出了多大的牺牲!在越南,除了用越南的水和空气之外,一切生活物资都由国内供应,我们随时都可能牺牲自己,把青春与生命献给越南人民的解放事业。

在南路阿河设防两个多月,虽然空情不少,天天跑“警报”。但没有仗打。正值盛夏酷暑,气候十分炎热,帐篷内气温常常在40多度,像蒸笼一样。天气变化莫测,时而狂风暴雨,时而烈日炎炎,闷得不透气。一天到晚,衣服都是湿漉漉的。常常跑一趟“警报”过后,汗水还没干,接着又来一场大雨,浑身被淋湿透。有时夜里,狂风暴雨来袭,将帐篷刮倒,我们与暴风雨搏斗,个个像落汤鸡,铺的盖的被淋透,交通壕、炮阵地变成了小水塘、深水沟,炮兵变成了“水兵”。由于运输困难,我们吃不上新鲜蔬菜,只能吃酸菜和脱水菜。长时间吃不上新鲜蔬菜,天气炎热、潮湿,蚂蟥和蚊子叮咬,很多人患上了夜盲症、阴囊炎及下肢溃疡病,部队病号普遍增多。在这严酷战争环境中,有极个别人败下阵来,当了逃兵。但绝大多数指战员,战斗意志不减,求战情绪十分高昂。有

一次我高烧到 40 度,连起床的力气都没有,可一听见“警报”,翻身就往炮上跑,忘记了身体不适。7 月 1 日中国共产党诞生纪念日,我光荣地加入了党组织。

8 月 29 日,雨过天晴,阳光普照,万里无云。8 时 20 分开始,敌机出动 74 批次、278 架次在奠边府北部山区上空盘旋、投弹,爆炸声隆隆,浓烟冲天。据说是在轰炸一个仓库。我们在炮上连续坐了近 3 个小时,衣服被汗水浸透,但一个个仍像小老虎似的,瞪大眼睛,全神贯注,随时准备打击来犯敌机。整个上午,敌机一直未进入我们防区,仗没有打成。

17 时 50 分,正准备开晚饭。“呜!呜!……”阵地上的警报拉响了。

我甩下碗筷,几个箭步跨上火炮。当敌机临空 8000 米,我们捕捉到了目标,两架 F-105“雷公”式轰炸机一前一后,成“一”字型向防区飞来。

敌机进入防区,逐渐降低高度,向着南路阿河的断桥、渡口飞行、临近。“敌机要炸桥和渡口了!”我心中揣度着。果不其然,当临空 5000 米时,敌机开始向断桥、渡口俯冲,我们早已瞄准了第 1 架敌机。

当第 1 架敌机距离 2800 米时,“放!”连长下令开火。

愤怒的炮弹、机枪弹扑向敌机,一个点射,将第 1 架敌机击落。

“瞄准第 2 架!放!”连长又下令。

我立即转移炮口瞄准第 2 架。第 2 架敌机见第 1 架敌机遭到突然而猛烈的地面炮火射击,立即往上爬高,拼命往火网外拐,企图逃脱。当我们瞄准第 2 架敌机开炮时,敌机距离我阵地 3500 米,但我们也不罢休,不肯让敌机轻易逃跑,猛烈的炮火追着敌人打,敌机最终带着弹痕狼狈逃跑了。

这次战斗历时 1 分 3 秒,速战速决,获得击落击伤敌机各 1 架的战果,打得干净利落。

十一、夜战真精彩 敌机全落网

8 月 29 日战斗后,当晚我们又撤离南路阿河阵地,转移回到“大将山”阵地。此后,敌机不像以前那样肆无忌惮、那么猖狂了。到了 10 月份,空情大大减少,跑“警报”没有以前那么频繁了。

由于有高炮部队掩护,修公路的工程兵部队昼夜不停地加紧施工。许多越南民众白天也敢到平原地区活动了,有些农民开始耕种了,一些林场工人也在北部丘陵地、小山头种植香樟树了。到了晚上,成群结队的越南民众打着火把,热热闹闹地在公路上行走,到平原中部赶集。奠边府开始出现久违的和平景象。

国庆节,昆明军区慰问团和电影队专程来慰问我们。给我们部队每人发了 1 枚毛主席像章,这枚像章我至今还珍藏着。晚上露天放电影时,许多越南民众也闻讯赶来,坐在部队周围,同我们一起观看。越南西北军区也送来慰问品,表示对我们的慰问和对中国国庆节的祝贺,我们每人都尝到了当地的特产——藕盒和莲子。

尽管不见敌轰炸机来奠边府地区活动,敌侦察机的活动也大大减少,但我们的战斗警惕性一点未减,战斗准备工作丝毫没有放松。11 月 15 日晚 10 时,全连官兵已休息,我在阵地上站哨,肩挎着枪,深蓝色的夜空中,满天星星伴着一轮明月,秋高气爽。闪烁的星星给发现敌机造成了困难,但夜晚宁静,容易听见“暴音”。

“叮铃铃……”11 时左右,阵地指挥所的电话铃响了。

我赶紧一个箭步上前,抓起电话。

“你是 3 连值班哨兵吗?”中队指挥部值班员问。

“是!”我立刻回答。

“有空情,赶快拉警报!”

“是!”我抓起警报器,使劲地摇“呜!呜!……”

摇警报器的同时我又大声地喊“一等(警报)!一等(警报)!……”

霎时间,阵地沸腾了。

我扔下警报器,直奔炮位。

在明朗的月光下,全连人员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奔向各自的战斗岗位。

“远方观察哨报告,5号方向发现目标两架,注意搜索!”连长传达命令。

我立即将火炮转移到5号方向(奠边府的南方),瞪大眼睛,搜索前方夜空。可是天上的星星又密又亮,没有发现敌机的灯光。

过了一会儿,听见“哒哒”的“暴音”越来越大,随即在平原南部夜空发现了敌机移动的亮光,目标出现了,我捕捉并瞄准了目标。两架螺旋桨式T-28轰炸机,一前一后。敌机投下照明弹,把平原上空照得通明,我工程兵修路的工地和地面的一切目标,看得清清楚楚。

两架T-28是老式、落后的轰炸机,速度慢,像老水牛似的。防弹性能差,不堪一击,但载弹量大。两架敌机在平原上空反复盘旋飞行,发动机、螺旋桨“哒!哒!……”“暴音”震耳,照明弹投了一串又一串。

一开始,敌机离我们较远,在炮火有效射程外。我们干瞪着眼,直直地望着这两架敌机一前一后的转了一圈又一圈,像观看夜间飞行表演似的。入越后,我看见过美国好几种现代化超音速战机,这种老式飞机还是第一次看见,所以很好奇。

敌机绕到第4圈时,开始在我工程兵工地上空投炸弹。投下的是蝴蝶弹,远远望去,像撒花一样,一大片慢慢地往下落。这种炸弹形状小、重量轻,落到地面不立即爆炸,待有物体碰撞时才爆炸;排除比较困难。

敌机离我们炮阵地太远了,打不着,我们只得眼睁睁地看着敌机不停地投下大量的蝴蝶弹,心里焦急万分。

敌机炸弹投完了,又空转了一圈,我们以为它们要返航了。可是它们偏不,这两架既慢又蠢的T-28,没按原路返航,而是往右拐飞行,一前一后,相距不到200米,正对着我们的防空区临空飞来,我心里暗自高兴。

“各炮注意,敌机飞过来了,先打第1架,后打第2架,短点射!”连长下达命令。

我早已瞄准了第1架。当敌机临近3000米时,“放!”连长下达了开火命令。

“轰!轰!”全中队的18门高炮、24管高射机枪,齐声怒吼。曳光弹像火龙腾空而起,形成密集的火网,紧紧裹住第1架敌机。敌机在火网中困兽犹斗,但终于拖着熊熊烈火坠落了。

第2架敌机见势不妙,想改变航向飞逃已来不及了,只好眼睁睁地往炮火网里飞。

“瞄准第2架!”连长又下令。

我立即转移炮口,瞄准第2架。

“放!”连长下令。

“轰!……”又一个点射出去了,一串串火红的炮弹扑向第2架敌机。由于打最后1架敌机了,二炮手放开手脚,死死地蹬着发射板,怒吼的炮弹一连串地飞上夜空,把奠边府的夜空都映红了。夜战非常壮观,霎时间“哒哒”的飞机声、“轰轰”的高炮声、敌机中弹的爆炸声交织在一起,震天动地。曳光弹射向夜空的亮光和击中敌机爆炸闪出的火花,比节日的烟花还好看。寂静的夜空沸腾了,阵地上热闹了,指战员个个喜气洋洋,观战的越南民众不停地拍手欢呼叫好。我几乎忘记自己置身在战场上,无比兴奋。这一仗,炮弹是浪费了一点,但打得非常过瘾。

这次夜战,获得了击落敌机 2 架的辉煌战绩。敌机来两架被歼两架,无一逃脱。从战果来看,这是我们中队在越南战场上打得最漂亮的一仗,最解恨、最痛快的一仗,也是我们在越南战场最后的一仗!

11 月 20 日,夜战后的第 5 天,中队奉命从奠边府转移回莱州市布防。奠边府的防空任务完全交由高炮第 630 团负责。傍晚 6 点我们部队开始撤出阵地,向莱州开进。

敌机在莱州、奠边府地区遭到打击后,对这一地段的空袭逐步减少。在我工程兵全体官兵的艰苦奋战下,12 号公路于 10 月份初步贯通。所以我们转回来时,路况比上次来时好多了,车速也快了些,凌晨 4 时左右我们即抵达莱州。我们没有回到原来渡口以北小山头上的炮阵地,新炮阵地设在离莱州市政府不远的平坝子里,这儿更有利于炮阵地和各种工事的构筑。天亮之前,我们基本完成了战斗准备。在此地设防,主要还是保护莱州渡口,我们阵地位于渡口的南方,距离约 2000 米。

在莱州一个多月,1968 年 1 月 8 日,中队接到命令:9 日晚上,撤离莱州回国。

9 日上午,吴指导员召集全连大会,他传达了上级关于回国的指示,布置了准备回国的工作。会后,大家纷纷照相,留作纪念。

18 时开始,我们收拾帐篷、装车,撤出炮阵地。19 时,乘车出发。许多越南群众聚集到莱州渡口,公路两旁,站满了人。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在等候欢送我们。见此情景,中队长指示:全体人员不乘车,步行通过欢送的人群队伍。欢送的人群中,有白发苍苍的老人,拄着拐杖、流着热泪。青年人不停地挥动着手,高喊“毛主席莫南(万岁)!解放军莫南(万岁)!”我们也十分激动地高喊“胡主席莫南(万岁)!越南人民莫南(万岁)!”好多人眼含热泪,拉着我们指战员的手,久久不愿松开。这十分感人的情景,我至今难以忘怀。

从 1967 年 3 月 13 日至 1968 年 1 月 10 日,我们全营援越抗美历时 10 月余,于莱州、奠边府地区实施机动作战。在上级的正确指挥下,全营官兵英勇奋战,先后战斗共 10 次,7 次获战果,取得了击落击伤敌机 15 架(其中击落 8 架、击伤 7 架)的辉煌战绩。在战斗中,全营无一人伤亡。全营官兵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英勇作战,沉重打击了美国侵越飞机在莱州和奠边府地区的嚣张气焰,掩护了工程兵部队修建公路的任务,也保护了当地越南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圆满完成了党和人民交给我们援越抗美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这段历史,已过去快 50 年了。但每当回想起来,总是感慨万千,心潮澎湃。这段经历太宝贵了!我愿以此回忆,献给中国高射炮部队赴越作战 50 周年纪念。50 年弹指一挥间,在此,我衷心地向援越抗美的战友们表示问候!祝愿战友们平安、健康!祝愿越南人民生活幸福,中越两国友谊长存!

(责任编辑 仲 华)